

在劉勰的偉大傳統裏

評沈謙著

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

黃維樑

· 對師大國文系印象的改變

那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。我的一位中學國文老師，在師大國文系畢業，他循循善誘，溫文爾雅，是個很好的老師。他喜愛文學，中西的作品都讀了不少，可是他覺得在師大讀書時，要修文字、訓詁、考據等科，教授的專長也在這些方面，真正的文學科目反而少，使他讀起來覺得很乏味。儘管覺得枯燥，他考試仍然名列前茅，以優異成績畢業，有資格讀研究院。

不過，他說，入研究院前，先得向導師跪拜行禮，導師才肯收他做弟子。我的這位老師很不耐煩這等繁文縟節，結果放棄進入研究院，返回香港教書。我中學畢業，要報考大學時，這位老師頗為我擔心。他恐怕香港的大學中文系，強調的也是文字、訓詁之類，如果我一旦入了中文系，讀起來不一定會開心。

從那時起，師大國文系給我的印象是：學風保守，師生埋首古籍，只懂得訓詁、考據；對真正的文學

，創作也好，批評也好，似乎不屑爲，亦不能爲。最近幾年來，我讀了黃永武、黃慶萱、沈謙等師大出身諸位先生的著作，才改變了從前的印象。

黃永武先生的第一本書「形聲多兼會意考」，顧名思義，是考據的書。可是，他的「中國詩學」四巨冊，充分證明了他在考據之外，還極精於批評。「中國詩學」其中一冊名爲「設計篇」，此書兼融攝西方現代批評理論，表明作者胸襟廣大，不局限於中國自己的傳統。「中國詩學」顯示了作者對外國的開放態度，黃慶萱先生的「修辭學」則表現了他兼顧外國的修辭理論外，還表現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厚愛；黃著所引的例子，大部份都取自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。黃氏與許家鸞伉儷最近合著的「中國文學鑑賞舉隅」，題爲「鑑賞」，更是如假包換的文學批評。書中，黃氏那篇白先勇「梁父吟」的析評，議論精警，尤其使人折服。

「中國詩學」、「修辭學」、「中國文學鑑賞舉隅」這些書，使我改變了印象。沈謙先生人在臺灣，對中文系學風（自然包括師大國文系的學風）的改變，看得比我清楚而全面，他的「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

」（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；以下簡稱「期待」）一書，有一段話，可以證明我在香港隔岸觀風（學風之風）的印象不差。他說：中文系的師生已不再專注義理和考據了；「最近十年來，〔中文系師生〕研究文學的風氣日盛，在方法、觀念和批評對象上都有突破性的進展。一方面運用新方法與新觀點，對中國傳統文學加以有系統的整理和評析，讓過去的優良文學傳統，煥發出更新的意義與光芒，在現代人心域中活躍如新。另一方面大家體認到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，不僅要尙友古人，尤須活用當世，在賦古典以新貌之餘，更不忘承先啓後。」（「期待」頁二三三、四）這是極正確、極可喜的現象。義理、考據之學，自然有存在的價值，不過，中國古典文學的繼承和發揚，只靠義理和考據，是絕對辦不到的，得加上批評才行。這裏所說的批評，指對文學作品本身的分析和評價，不同作品之間的比較，必要時拿我國的作品與外國的作品比較。

• 「文心雕龍」對沈謙的影響

沈謙走的正是批評的路線。「期待」之前，他出版了「書評和文評」以及「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」二

書。三部著作，都緊緊扣着批評。沈謙既研究批評的理論，也從事對作品實際的評析，在前者所下的功夫尤深。劉勰的「文心雕龍」，體大思精，是我國最偉大的批評寶典；在世界批評史上，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。「文心雕龍」論文學的起源、體裁、創作和批評等，包羅了文學的萬象。條分理析地疏解「文心雕龍」的批評理論，當以沈謙的「發微」最為詳盡。沈氏雅好「文心」，朝夕溫誦，因此能够體會有得，寫出「發微」一書。而他所受「文心」的影響，也是至深且鉅的，「期待」一書清楚地把這一點反映了出來。

這本書收了十篇論文，前五篇目的在闡述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基本概念。其中「文學的傳統與創新」一篇，強調吸收傳統精華，然後勇於自己創新。這正是劉勰所說的通變之道。另一篇題為「文學批評的態度」，指出批評的蔽障，有貴古賤今、崇己抑人、信偽迷真、喜新厭舊、厚外薄中、深廢淺售六種。前三種俱見諸「文心」。沈謙在這幾篇文章裏表現的精神和態度，筆者是完全贊同的。沈謙對「文心」雖然略有微詞（見「發微」一書結論），對其書整體的卓絕成

就，則衷心肯定。劉勰論創作、論批評，心胸寬廣，客觀公正，這種精神，誰會反對呢？

劉勰的學問極為淵博，不在話下。學問淵博的人，研究問題時，往往能參取各家意見，然後得出中肯持平的結論。這種做法，可以避免目空一切，自以為是之弊。彥和「辨騷」一篇，最能代表批評家博引的作風和持平的態度。「辨騷」歷引班固、王逸、揚雄等人對「楚辭」的評價，刊論各人所言之得失，最後說出自己的看法。「期待」中的「從批評原理論鄉土文學」，即秉承了劉勰的良好作風。沈謙先引了廿五篇討論鄉土文學的文章，撮其旨要，縱橫析論，最後才下自己的判斷。他認為鄉土也好，非鄉土也好，不應互相排斥；要就事論事，不要人身攻擊；最重要的，是「要努力耕耘，呈現我們的成果，使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，在我們這一代，煥發出更新的意義與光輝」（頁一二九）。

劉勰的眼光，是透視的眼光。他要把問題看得通看得透，絕不以局限於一隅為滿足。他透視了「楚辭」和歷來對「楚辭」的批評，寫出了「辨騷」；他透視了文學的全面，寫出了整部「文心雕龍」。沈謙的

「從批評原理論鄉土文學」是一個透視；他的「幾種文學體裁下的楊貴妃」也是一個透視，他要看看歷代文學家筆下的楊貴妃全貌。透視要借助比較，劉彥和所謂「博觀」，即從比較出發：「凡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；故圓照之象，務先博觀。閱喬岳以形培塿，酌滄波以喻畎澮。」「期待」中的「中國文學比較研究之途徑」一文，其寫作動機，顯然直接受到近十年來盛行的中西比較文學的影響。中西比較文學何以吸引了沈謙呢？原因是比較。通過比較，崇山和小丘，汪洋與溪流，才能顯現出來。在劉勰博大的透視眼光中，比較這一方法，地位極端重要。

· 文學批評須關顧當代文壇

沈謙治學的功夫，到目前為止，用於批評理論方面的，比用於實際批評的多，不過，他並不忽略後者。他認為「文學批評……須關顧當代文壇」（「期待」自序頁三），這自然是十分正確的。理論的研究，最後必須落實到作品的批評。而實際批評的對象，有古代的作品，也應有當代的作品。研究古代的作品，無論批評家把握的資料怎樣多，他極其量好像通過一具望遠鏡去看；研究當代作品，可供批評家參考的資

料太豐富了，他好像得了顯微鏡之助，可以看個一清二楚。「期待」中「從批評原理論鄉土文學」、「評古蒙仁的報導文學集『黑色的部落』」、「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」（以下簡稱「來臨」）三篇文章，最能代表沈謙對當代文壇的關注。下面要討論的，是「來臨」一文。

這篇文章長達三十一頁，是本書的壓卷之作，文題又用作書名。本文首先概述廿世紀文藝批評的新趨勢，跟着回顧中國近代文藝思潮，接下來的「廿年來國內批評的新氣象」和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展望」兩節，是本文重心所在。論及臺灣批評之新氣象時，沈謙指出學院的批評蓬勃，外文系師生能够回顧傳統，中文系師生則能够正視現代，相輔相成。他又指出，文藝性期刊極重視批評，貢獻良多。展望未來的批評趨勢時，沈氏特別期許批評家，在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中建立體系；他又站在比較文學的立場，指出東西文學比較滙通的需要。最後，沈氏提出實際批評應該「賦古典以新貌」和「關顧當代文壇」兩個口號。從批評理論到實際批評，從開花到結果，他都深思熟慮，提出了通達恢宏的見解。讀了這篇高瞻遠矚的文

章，佩服之餘，我有兩個意見，要說出來和作者切磋一下。

· 臺灣文學批評的成績

第一，介紹國內批評的成績時，我認為作者漏舉了若干重要論著。沈謙先生提過不少書，如姚一葦的「藝術的奧秘」，劉若愚的「中國詩學」和「中國人的文學觀」，黃慶萱的「修辭學」，黃永武的「中國詩學」等等，都是有代表性的重要著述。不過，有幾本書，是我多年來讀過後深深受益的，我相信也是很多讀者會覺得受益的，沈氏卻沒有提及。這些書，其一是夏志清先生的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。夏氏這一巨著，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經典之作（劉紹銘先生也用「經典」二字來形容此書的地位）。作者閱讀了幾百個長篇和短篇小說，既顧及作品所負的時代使命，也重視作品的藝術成就。在批評作品時，夏氏往往用比較觀照的手法，有時他點到即止的寥寥數語，即可成為比較文學論文的題目。作者的博學、卓識、大氣魄，讀其書者無不心悅誠服。沈謙沒有提到此書，大概因為此書的中文版，遲遲未見面世（不過，終於在千呼萬喚中，於一九七九年夏天和讀者見面了），而

英文原著的讀者，在臺灣可能不多。如果說不提此書的原因是作者夏志清人在美國，我認為值得商榷。夏氏和臺灣文壇有密切的關係，他近年來經常在臺灣的報刊發表文章，三本中文的論著都在臺灣出版。此其一。著有「中國詩學」和「中國人的文學觀」的劉若愚先生，人也在美國，而沈謙在「來臨」一文中提到劉氏此二書，因此，要提夏著的話，是有先例可援的。

另一本應該提的書，是歐陽子的「王謝堂前的燕子」。這本書論白先勇短篇小說集「臺北人」的思想和藝術，抽絲剝繭，極為精細。如果說夏志清的「白先勇論」一文引起大家注意這位小說家的才，則歐陽子這本書要證明的是他的藝。新批評（The New Criticism）應用到中國文學的批評上，析詩，應推梅祖麟、高友工的「析杜甫『秋興』八首」（原著為英文）；析短篇小說，則應推「王謝堂前的燕子」了。

提到國內批評的新氣象，提到新批評的盛行，有一個人不能忽略，他就是顏元叔先生。「來臨」一文舉出顏氏的兩項翻譯；他獨力譯了「西洋文學批評史

」，並主譯「西洋文學術語叢刊」。這些無疑都是顏氏的貢獻。不過，我認為他更大的貢獻，在於倡導新批評這種方法，在於應用這種方法來評析我國的古典詩和現代詩。在於他與別人合力創辦「中外文學」和組織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。在引介和應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方面，顏元叔像一個火車頭，帶動了一卡卡文學批評的車廂，然而這個火車頭有時衝力太猛，以致列車出軌。

以上我稍微補充了一些人名和書名。「來臨」一文已引的，加上我的補充，當然還未窮盡了所有重要的批評著述。沈謙的新著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要籍述評」已在「書評書目」連載了數期，他會繼續編寫下去。我相信他一定會盡量網羅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。

·期待批評時代黃金時期的來臨

我要和沈謙商榷的第二點，是批評時代已經來臨與否的問題。沈謙的文題十分清楚，是「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」，換言之，他心目中的批評時代尚未來臨。我則認為我國文學批評的時代已經來臨了。

沈謙看到臺灣一片蓬勃的批評景象，不過，他覺

得目前的批評界還有不足之處，於是一本他謙遜的美德（沈謙者，沉潛、謙遜之謂也），說批評時代尚未來臨。可是，我說它已經來了。「來臨」一文所描述的景象已很蓬勃，近一兩年來的情形更令人鼓舞。你看，陳映真、王禎和等的的小說新作，發表後馬上就有人為文討論了。七等生的小說，向來論者不少，且有評論專集出現，而專集出版之後，有人覺得言猶未盡，於是繼續討論那篇「我愛黑眼珠」。「中國時報」和「聯合報」的文學獎，發表作品之外，還附了批評。最近余光中有長文論金兆的小說，夏志清也有長文論蔣曉雲的小說。「書評書目」則有每月小說評析。可見批評風氣之蓬勃。對古典詩的討論也很多，現在仍然有人論王維的山水詩。我懷疑的是，寫這個題目，究竟能否提出新意來。現代詩呢？有關的評論不斷出現：「從徐志摩到余光中」（羅青著）出版了；「火浴的鳳凰」，專論余光中的詩文，厚近五百頁，也出版了；張漢良和蕭蕭合寫的「現代詩導讀」、文曉村的「新詩評析一百首」，都出版了。至於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介紹和應用，最新的莫如結構主義了。對這門學說的闡釋，目前似乎尚未做到深入淺出，融會

貫通的地步，但周英雄、張漢良等先生，確實已寫了幾篇頗有份量的論文。

當然，我同意沈謙的看法，目前的批評事業，有待進一步的發展。他希望中國的批評界，對西方的批評理論要選擇地介紹和吸收，他期望「有魄力、高瞻遠矚而又才學識三者兼備的大批評家」的出現（頁二四一）。這些我都有同感，我且不妨舉個例來補充說明沈謙的意見。對神話基型論（Archetypal Criticism）的代表人物佛萊（Northrop Frye）的論著，我們的介紹太少了。除了「文學的基型」（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）一文之外，佛萊的書和文章，我們都沒有中譯。介紹尚且不足，遑論消化吸收了。

除了沈謙所指出的不足之外，我還覺得，時下不少批評文字，若非粗製濫造，就是讀起來詰屈聱牙，或者二者兼之。布殊（Douglas Bush）認為批評論文應該深入淺出，文字流暢簡潔。其實這已是老生常談了。（順便一提，論批評文字之美、之典麗多姿、之妙趣橫生，無人能超過余光中。）我還覺得，各種有關批評的工具書，好像最起碼的一部中國文學批評

辭典（美國的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可給我們借鑑），都付闕如，這也是有待大家努力的。

雖然有上述種種不足，我認為國內的批評時代已經來臨了。這個批評時代的黃金時期還未到，但時代已經來臨了，這是大家多年來辛勤工作的成果。

沈謙的文字暢達雅潔，且時有神來之筆，絕無詰屈聱牙之病。他在寫長文章時喜歡分節，每節加上小標題，這方面，他是我的同道。但他和我更大的同道，是大家都服膺劉勰。生有涯而知無涯。臺大的林文月女士勸中文系的學生，先學好中國文學，再兼顧外國文學。我同意她的說法。林女士是日本古典名著「源氏物語」的中文全譯者，頗能兼顧外國文學。近十年來，中文系師生的兼顧外國，外文系師生的回顧傳統，造成了批評界的新氣象。劉勰如果生於今日，必定是個中外古今兼通的大批評家。大批評家與大詩人、大政治家一樣，是不世出的。不過，劉勰樹立了大批評家的規模，而沈謙和其他接納了劉勰這偉大傳統的批評家，在這個傳統裏不斷求上進，則批評時代的黃金時期，是可望而至的。